

即都并長者花嚴論等合一千二百一十四部計五千四百三十一卷五百一十八帙零卷散帙計部帙中故四十卷經新具述如前庶使金言不墮王偈恒芳略此編別幸無遺失耳五百一十帙作貞元錄部即品次錄花嚴論在外

大唐保大已歲續貞元釋教錄卷

臣^{臣安}言目頃者逮持經典却復神都尋奉

皇恩流行編錄寶增慶感同昧詠喪巨誠歡誠懼頓首頓首伏惟 皇帝陛下君臨四海仁被万方運土德以膺時乘金輪而駕世但 臣有幸獲偶昌期既荷 殊私莫知所並目今不量窺管輒以所取到新譯貞元錄藏大小乘經律論及續計大佛名經千餘經等共一百三十八部計三百七十二卷部帙次第及先編入藏新花嚴論等集為

大唐保大已歲續新譯貞元釋教錄一卷計一十七紙切慮年代漸遠

續貞元釋教錄

三張 惠

幸為斯記伏乞 皇帝陛下聖慈俞允令編入所將到貞元錄藏經等部帙內仍計數寫錄施行上六頁

邦國其新經目一卷謹隨表進

呈伏賜 見覽冒犯

旅戾不任戰汗之極謹奉表以聞伏候

勅旨臣

臣^{臣安}謹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保大四年正月 昇街報恩禪院取經錄藏經卷

准 僧錄司准

尚書都省以所 進呈

大唐保大已歲續新譯貞元釋教錄一卷奉御批下司者尋令

右街僧錄司給下編入新譯貞元錄藏經內計數寫錄施行并具事由已具奏聞者

保大四年丙午十二月十五日下

丁未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續貞元釋教錄

二張 惠

琳法師別傳序

疏西庵主李懷琳 撰

詳夫太極元氣之初三光尚匿木皇大帝之後八卦爰興是知仁義漸開假龍圖而起字道德云廢因焉迹以成書所以无史記言夏商備於詰摎右史記事唐虞流於典章既乃史遷綴史記之文班固詞班彪之作英雄高士耆舊逸人傳記之興其來尚矣況乎法雪佛日無去無來妙有真空離生離滅雖復至理凝湛而事迹應機所以誕相西臨周王賜五光之彩流地東夏漢帝夢丈六之容於是慷慨摩騰應群機而入洛抑揚僧會體大道以遊吳代有其人英雄間發爰有襄陽釋法琳者紹述四依應生五濁惣八藏於襟腑包九流於骨髓維絕紐之將苑纂龍樹之前微正類網之已紊詞馬鳴之餘烈至若直言不諱等折檻於朱雲有犯無隱蓮牽衣於王象觸龍鱗而不移其志諒疾風之勁草焉冒嚴刑而不改其節寔季葉之忠

琳法師別傳序

疏西庵主李懷琳 撰

惠

臣也然其文言博雅秦懸一字無以
方事理弘敷蜀掛千金未足比嘆乎
儒釋君子鮮味斯道信哉曲高和寡
幾將湮滅者歟爰有弘福寺珠上人者
秉氣星辰體道乘羊之歲資靈海岳
育德撫象之季志等澄蘭播推邪而
納愿器均安遠弘正教以為心至若
持線金章貴花玉降妙窮宗致曲盡
幽微然而聽覽之餘遊情子史綜括
黃老包吞儒墨每以琳公雅作分散
者多詢諸耆舊勒成卷軸分為上中
下目之為別傳理致周備摭摭無遺
刪補有則抑亦僧中之良史也然而記
詞記事班馬擬以多慙直筆直言陳
范方之有愧始驗琳公之草創唯者美
於一時上人之潤色乃規模於萬葉第
子狄道李懷琳與琮上人志叶金蘭義
符曆漆雖縉素有隔而臭味頗同爰
因頂謁過觀寶聚輒申狂簡為之序
引云尔

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卷上

京師福寺沙門彦琮撰

法師諱法琳俗姓陳氏潁川郡人仲弓

法琳傳上卷

第二卷

意

之後也遠祖隨盲徙寓襄陽幼齒抽
簪情敦博物遂乃金陵楚郢負裘問
津孔肆釋道橫經訪道於是談九部
洞百家究金言殫王際每而歎曰為
大丈夫不能立正摧邪網維三理豈
直達漸龍樹抑亦遙颺馬鳴未若隱
遯巖阿栖心丘壑遂以隋開皇十四
年夏五月隱於青溪山鬼谷洞焉閱
覽玄儒寸陰無弃迥掃巖廬則蔽虧
於日月空飛戶隔則士納於風雲因
撰青溪山記可八千餘言理趣鏗鏘
文詞婉麗見傳于代故關錄焉然法
師韞德潛形訥言敏行摯維類組觀
化上京是歲仁壽元年春三月也於
是背楚塞涉秦川步三陽遊八水每
以李門仙術瀟落虛陳服皂披尋何
能究委因以義寧初歲假衣黃巾集
聲宗源從其居館然法師素閑莊老
談吐清奇而道士等競契金蘭慕申
膠漆故俟三清秘典洞鑒玄津九府
幽微窮諸要道遂得葛妄張虛之旨
韜韞襟懷李父奉釋之謨記諸心目
或德年首還茲釋宗俗踐法筵周遊

法琳傳上卷

第三卷

意

講肆意以神州帝壤易可歲規因住
潛法道場栖心定慧後四年秋九月有
前道士太史令傳奔先是黃巾黨其
所習道上廢佛法事十有一條大略
云釋經誕妄言欺事隱損國破家未
聞益世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
沙門放歸桑梓則我國家昌奉本孔
之教行焉高祖納并獻誓乃下詔問諸
沙門曰棄父母之墳墓去君臣之華服利
在何門之中益在何情之內損益二
宜請動妙釋而法師伏檻既久思駭
長欄幸承斯
詔問遂陳對曰琳聞至道絕言豈九
流能辯法身無像非十異所詮但以
四趣泚泚漂淪欲海三界蠢蠢顛
墜邪山諸子迷以自焚凡未溺而不
出大聖為之興世至人所以降靈遂
開解脫之門示以安隱之路於是剎
利王種辭恩愛而出家天竺貴族捨
榮華而入道是以悉達太子去裘龍
之衣就福田之服擔出二種生死志
求一妙涅槃弘道以報四恩育德以資
三有此其利益也案佛本行經刪錄

法琳傳上卷

第四卷

意

出家品偈云

假使思愛共慶

時至命盡會別離

見此無常須臾間

是故我今求解脫

於是慕其德者斯愚以立身欽其風者
索已而修善故毀形以成其志故棄
驕驕美容變俗以會其道故捨君臣
華服雖形開奉親而內懷其孝札非
事主而心敬其恩澤被怨親以成大
順福柔顯顯豈拘小邊上智之人依
佛語故為益下凡之類虧聖教故為
損然懲惡則進者自新進善則通人
感化伏惟

陛下至德含弘仁心鞠育爰復降情
正法留意出家廣布慈雲重興佛日
利益之道難得而稱此則大唐帝
業慈被百靈聖種鴻基惠流千祀
不敢輒以愚昧輕測天心謹課庸
辭略申管見塵蹟御覽伏深戰兢時
高祖覽法師對竟亦無錯法師頻詣
關庭不責臧否但傳氏所陳之事高
祖未達頌行奔乃公然宣布遐迩悉
丁之誚閭里咸傳胡鬼之詭昌言酒
席致使明明佛日雷以虧光濟濟法

法琳傳上卷

第三張 意

○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

流華之無潤干時遠鑒君子揮翰者
弥多契理名僧動本之者非一搃持道
場釋普應者或行精苦博物不群屬
亦任言因製破邪論二卷又前扶瀛
今李師政者歸心佛理萬意玄宗義
念在懷又撰內德正邪二論莫不金
疏佛敎委指業緣競引梵言曲垂邪
正而法師咸詢作者俗覽諸文情用
不安謂衆人日經敎齊之所廢豈得
引廢證成雖欲破邪歸正未違邪原
今案孔老二敎師敎佛文就彼宗承
斥其虛謬衆人皆以為然法師因著
破邪論一卷可八千餘言理會言商
文諧鍾律傳之耳目故此開書但法
師筆削清奇冠乎群品遂使朝賢貴
士咸誦在心道世名儒家藏一本實
可謂詞峯峻峙理海宏深為廣海之
舟航作大夜之燈炬法師以論軸初
製造俗無聞若不廣露其情何以革
茲舊俗因以五年春正月啓上儲后
云緬尋三元五運之肇天皇人帝之
興龜圖鳥籍之文金版丹笥之典六
衡九光之度百家万卷之書莫不遵

法琳傳上卷

第三張 意

人倫信義之風述勸華周孔之敎統
其要也未達生死之源詳其理也不
出有無之域豈若五分法身三明種
智湛然常樂何變何遷邈矣具如非
生非滅而能道資萬有慈被百靈啓
解脫彼岸之津開究竟無為之府拔
群生於苦海之外救諸子於火宅之
中但以化闡慈河子有餘載敎流漢土
六百許年龕塔相望神人接踵所以
道安登秦帝之輦僧會上吳主之車
高座法師能敷八正浮圖和上巧說
五乘化洽九州福霑三世其為利物
此之謂歟有隋煬帝馬生郊災起
四兇毒流百姓慧燈既隱法雨將收
賴我大唐上應軋心下愍黎願補天
以麗三象紐地以安五嶽生民蒙每
造之恩釋門荷中興之賜方欲六茲
五帝四彼三皇返淳朴之風行無為
之化竊見傳弄所上誹毀之事在司
既未施行弄乃公然遠近流布人間
酒席競為戲談有累清風寔穢華俗
長物邪見損國福田理不可也伏惟
殿下往藉三歸文資于善赴蒼生之

法琳傳上卷

第七張 意

第六七冊

四五六

望應大寶之期道叶隆平德光副后
發存雷之響則塾戶俱開啟明離之
輝則幽儒並鏡赫矣美矣難得名矣
固以漢光重世周上永年復能降意
福門迴情勝境津梁在念牆壘為心
伏願折邪見憶燃正法炬俾化攸寄
深幸茲乎不任憤懣慙焉之志謹上
疏邪論一卷塵黷威嚴伏增悚息又
文帝龍潛之日復上啓云琳開情切
者其聲必哀理正者其言必直是以
窮子念達其言勞人願歌其事向者
竊見大業末年天下喪亂二儀慘毒
四海沸騰波振塵飛丘焚原燎五馬
絕浮江之路七童有平壘之歌燧燧
時警羽檄競馳開塞多虞刀斗不息
道消德亂運盡數窮轉輸寔繁頭會
箕綬積戾如莽流血為川人不聊生
物亦勞止於是控告無所投散莫從
百姓苦其倒懸萬國困其無主豈徒
法輪絕響正教陵夷聖上興弔俗之
心順昊天之日命受舉義旗平定區宇
當時逆俗蒙賴華威眷悅於是叶天
地而通八風測陰陽而調四序上和

邦國下叙人倫切蓋補天神伴立極
降雲雨而生育開日月而照臨發之
以聲明紀之以文物思若荷葦施洽
鯉魚方欲重述九疇再敷五教興石
渠之學布庠序之風遠紹羲軒近同
文景功業永隆不知手之儔之足之
蹈之者矣竊見傳亦所上之事披覽
未遍五內分崩尋讀始周六情破裂
嗚呼邪言惑正魔辯逼真猶不足聞
諸下愚況欲上千天聽但弄職居時
要物望所知何容不近人情無辜起
惡然其文言凌陋事理不詳辱先王
之典謨傷人倫之風範何者夫人不
言言必有中夫子日一言合理則天
下歸之一事乖常則妻子皆叛觀亦
所上之事指其大都窮其始末刀同
冒闕庭屢多毀辱聖人其切如亦此
意本欲因茲自媒苟求進達實未能
益國利人直是譏弄朝野然陛下應
天順時握國受籙赴万國之心當一
人之慶扶危救世之力夷凡靜難之
功固以威蓋前王聲高往帝爰復存
心三寶留意福田預是出家之人莫

不咸戴天澤但由僧等不能遵奉或
行酬報國恩無識之徒非違造罪致
令傳奔陳此惡言擲踊痛心投骸無
地然僧尼有罪甘受極刑恨奔輕辱
聖人言辭切害深恐邪見之輩因此
行非無識之徒漸生異見又案春秋
云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見夜
明如日即佛生時之瑞應也然佛有
真應二身權實兩智三明八解五眼
六通神日不可思議法号心行履滅
其道也運眾聖於泥洹其力也接下
凡於苦海自後漢明帝永平十三年
夢見金人已來佛教東流靈瑞非一
具如漢魏諸史姚石等書至如道安
道生之輩圖澄羅什之流並有高行
深解當世名僧盡被君王識知貴勝
崇重自五百餘年已來寺塔遍於九
州僧尼溢於三輔並由時君敬信朝
野歸心佛教興行於今不絕者寔荷
人王之力也然世間君臣父子猶謂
恩澤難酬昊天不報況佛是衆生世
世慈父又為凡聖良醫欲抑而挫之
罪而辱之理不可也仰尋如來智

出有無量三皇能測功苞造化非二
儀可方故列子曰昔吳大宰誦問孔
丘曰夫子聖人歟孔子對曰丘博識
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皇聖人歟對
曰三皇善用智勇聖亦非丘所知又問
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
亦非丘所知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
三王善用時聖亦非丘所知太宰誦
大駭曰然則孰為聖人乎孔子動容
而對曰丘聞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
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
乎民無能名焉若三皇五帝必是大
聖孔子豈容隱而不說便有匿聖之
僞以此校量推佛為大聖也

案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
入泥洹符子云老氏之師名釋迦文
直就孔老經書師敬佛處文證不少
豈非一人所能誇耀昔公孫龍著堅
白論罪三皇非五帝至今讀之人猶
切齒以為前鑒良可悲矣當今主上
至聖欽明方欲放馬休牛裁間封墓
興皇王之風開釋老之化狂簡之說
尤可焚之若言帝王無佛則大治年
長有佛則重政祚短者案堯舜獨治

注疏傳上卷

第七卷 忠

不及子孫夏殷周秦王政數改蕭牆
之內逆亂相尋今時無佛何日運短
但琳等預居幸世日用莫知在外見
傳并所上之事恐落國遠聞謂華夏
無識夫子曰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
天下無怨惡言之者欲使無罪聞之
者足以自試傳并出言不遜聞者悉
驚有緣國風特損華俗謹錄丹款冒
以啓聞伏惟

大王殿下天挺英靈自然岐嶷風神
穎越器局含弘好善為樂邁彼東平
溫易是歡更方西楚加以阿衡百揆
或序六條德既寡惟仁義裂網開康
莊之第坐荀卿之賓起脩竹之園醴
文雅之客莫不詩極緣情賦窮體物
信可譽形朝野美冠前英者焉但琳
等內顧開如方圓寡用念傳并下愚
之甚責愧凡僧禿丁之誚惡罵之極
也罪莫大焉自寧盧藉胥已來天地
開闢之後未有如并之狂悖者也不
任斷骨痛心之志謹錄傳并所上
之事輒述鄙辭付答如左塵囂威嚴
伏增殞絕謹啓武德六年五月二日

注疏傳上卷

第二卷 忠

濟法寺沙門琳等啓上時皇儲等因
奏法師之論高祖異焉故傳氏所
陳因而致寢釋門再啟寔賴我皇
起子者商法師有之矣但傳氏所獻
狂簡愚煩開庭既而不愜所懷陰施
密譖播扇黃領穿鑿異端遂使最璞
混質於周邦雜鳳濫形於楚國玉石
相亂朱紫難分屢蒙釋宗違干

高祖帝乃從其所議不任自明後以
武德九年春三月

詔問皇儲曰朕惟佛教之興其來自
昔但僧尼入道本斷俗緣調課不輸
丁役俱免理應盡形寺觀履德居真
沒命釋門清身養素此年沙門乃多
有愆過違犯條章干煩正術未能益
國利化翻乃左道是修佛式雖有嚴
科違者都無懼犯以此詳之似非誠
諦今欲散除形像廢毀僧尼輒余為
之恐駭凡聽侍子明言可乎不可皇
儲對曰臣聞三乘啓轍諸子免火宅
之災八正開元群生悟無為之果是
故慈雲降潤不別艾蘭慧日流輝寧
分岸谷且以立教垂範盡妙窮微至

注疏傳上卷

第七卷 忠

理深難情量巨測雖有周孔儒術莊
老玄風將欲方茲迥非倫俚其有世
代賢士今古朋君咸共遵崇無非敬
仰當今時屬僕訛人多狡猾出家者
未能盡善入法者無廢嬌姪亦有規
免驅祖虛攝學道偷安朝夕假号桑
門自有威儀具足志等明珠式行不
虧心同索玉今欲並令還俗無別賢
愚將恐火繼崐山玉石同燼霜飛奈
苑蘭艾俱摧指車為言恐傷皇化今
責如來降罰以息奸非但佛性慈悲
法門平等無彼無此無我無人絕愛
忘憎情同巨海歟之者不生怯想患
之者不發恚心以此而詳昭然可驗
且商均生於舜舍丹朱長自堯宮二
子雖復非人猶不虧兩君之聖今忽
因愚僧之過欲毀尊像之形進退商
量理為未可

高祖又問諸群臣曰傳弄每言於朕
云佛教無用朕欲從其所議卿等如
何時左僕射魏國公裴寂進諫於
高祖曰臣聞昔高祖公與管仲鮑叔
戚等飲酒而適桓公謂鮑叔曰為寡

人等祝之鮑叔奉酒而祝之曰願我
君無忘出於吾願管仲無忘縛於魯
願齊威無忘飯於牛時桓公避席而
謝曰寡人與二大夫皆無忘夫子之
言則齊之社稷必不廢矣此言常思
舊也陛下昔創義師志憑三寶云
安九五誓啓玄門今陛下六合歸仁
富有四海欲納弃之在簡而毀廢佛
僧此即虧陛下之往信彰陛下之今過
黎元失望理不可也

高祖納皇儲等諫因降勅曰寺留三
所京置千僧餘並給賜王公僧等放
還桑梓嚴勅既下自難分不敢忤
意而止焉夏五月六日

高祖脫屣万機文帝攝政時大赦天
下還返神居佛日再揚斯為威矣又
因前傳弄密扇黃巾乃有道士李仲
卿劉進喜等咸陳管見並作書文送
者十異九迷及顯正等論貶量佛聖
各冒生靈語越典舊動違經史法師
觀其所述傷而怒之鬱撰論文目為
辯正詳乎法師用奇博物匪日而成
時以文籍缺然因循累稔右僕射蔡

國公杜如晦者岐嶷天挺器宇宏深
與法師志篤江湖佇相欽崇法師仗
借靖崇致書於杜公曰法琳草衣野
客太食山人九類曲誠誠同腐芥不
被知於當世分級口以終身既德愧
內充譽慙外滿非唯孤負慧遠實亦
帶累道安是以畢志青溪歸心紫蓋
覆松巖下永味經書思谷池邊長觀
魚鳥豈謂忽辭林藪更入囑塵父客
秦川俄離焚薶萍流八水葉陸三陽
口腹之弊已淹仲叔之情何寄卧靈
臺而起恨遊自杜而興嗟南單之戀
倍增北風之悲逾切居生坎壤稟命
適空詠七哀徒吟九歎撫躬吊影命
也如何加以病在膏肓風纏腰裏累
年將息未覺有瘳至於照雪聚螢前
力已謝九流七略難基綠山万卷百
家香猶行海前因傳子聊貢斐然仍
以未竭邪源今昔重修辯正頗為經
書平俗史籍靡充雖罄短懷同知克
就仰惟僕射公運籌策之才居阿衡
之任知人之鑒遠邁山濤接士之心
還方趙武風姿爽朗識度含弘既握

靈蛇之珠爰佩荆山之玉所以弼諧
廣續理文昌德鎮指紳譽彰朝野
加以門稱筆海世號詞宗不忘宿昔
之懷曲賜憂憐之訪寒灰更煖朽本
歸榮昔王榮閱書取資於蔡氏相如
達匪必賴於楊雄意者但是諸子雜
書及晉宋已來內外文籍與釋典有
相關涉彙悉願披覽謹以別錄仰呈
特希恩許輕贖所請悚息何言然邪
見信心古來共有善人惡黨今日寧
無前以傳子諂言略呈小論既蒙上
達復荷褒揚散在中心但知慙德昔
三都賦末值張華無人見賞今破邪
論不逢君子誰肯為珍此者海內諸
州四方道俗流通抄寫讚詠成章迴
邪見之心發愚人之善者豈非明公
之力也必能利物薄有冥功仰用莊
嚴並將迴向耳杜公時荅法師書曰
猥辱芳符曲垂提拂嘉言忽降銘戴
增深仰惟法師命世挺生袖襟俊逸
局宏亮識度清通架澄什以照前邁
安遠而光後晒談灰於漢日凌辯尉
於秦年既其內贈五乘解窮八藏亦

法琳傳上卷

第十卷

乃外談百代識洞九流加以學盡症
微詞彈李與體二葛之訛簡究三張
之說文慕單許之穎陽踵黃綺之商
洛隱紫臺而偃仰適青溪以詠歌蕭
散有慧遠之風放曠氣道融之迹既
而情維絕紐志縉縹緲乃返步山門來
儀上國瞻傳奔之任簡已製破邪還
劉李之訛言將修辯正經云謹法若
薩正應如是昔聞其語今見其人但
第子承乏忝官實慚等策濫蒙抽擢
深愧阿衡書云筆海詞宗預成虛聞
耳況第子家非汲郡詎有竹簡之書
室異魯邦理無蝌蚪之字人殊兩戴
世別二冠五體閱然四部多關法師
既建覺德之志嗣提婆之蹤弟子亦
敢獻消塵以裨萬證謹當詢諸碩德
追訪鴻儒博採所須廣幸其要亦望
親承八葉面奉徽猷閱盛德之道華
聽長者之餘論但弟子王事靡暇遣
此代懷休沐之日即當馳謁時法師
所開杜公給而足焉法師摺道尋儒
率乎先志論成八軸十有二篇流詠
九州傳之三輔可謂文彰理炳叶律

法琳傳上卷

第十卷

意

諧鍾郁郁可觀洋洋盈耳諒使大羅
玉帝悚愜金闕之中九府仙君震發
四天之上改辟邪之異轍革衆迷之
惑心況乎左道黃巾能無傾覆者哉
東宮學士陳子良者言為世表學冠
儒林瞻此論文因為訓誥叙之云介
蓋聞宜尼入夢十翼之理克彰伯陽
出開二篇之義爰著或鈎深繫象或
探賾希夷名言之所不宜陰陽之所
不測猶能弭綸天地苞括鬼神道無
洽於大千言未起於域內況乎法身
圓寂妙出有無至理凝玄跡派真俗
體絕三相累盡七生無心即心非色
為色無心即心故能心斯心矣非色
為色故能色斯色矣騰蛇於是併空
形名所以俱寂筌蹄之外豈可言乎
若乃西伯拘姜遂顯精微子長鑄室
奉成先志故易曰古之作易者其有
憂患乎論之興焉良有以矣法師俗
姓陳氏漢太丘長仲弓之後也遠祖
隨官遊播遷江左近因流寓又屢荆
州隋世入關從師請業可謂玉移荆
岫皎潔之光彰彰桂徙幽林芬芳之

法琳傳上卷

第十卷

意

風更遠法師應真人之祥稟著裳之吉內該三藏外綜九流既善綉情尤工體物篇章婉麗理致道華郁郁間縉錦之文飄飄管凌雲之氣班賈金玉未可同年落陸江湖寧堪方駕至如生墨生之學黃子老子之書三清三洞之文九府九仙之錄登真隱訣之秘靈寶度命之儀吞若習襟說猶指掌加以舊習中觀少蘊法華既有間持此專者述遠思之外汲引無疲辯中觀則龍樹可期談自然則老莊非遠於是四方雜沓如歸長者之園七貴紛綸若赴華陰之市固以學伴安遠才邁肇生實開士之棟梁法門之牆塹也乃有道士李仲卿劉進喜等咸陳管見並作庸文謗毀正法在俗人上或生邪信法師懲其言瞽恐入泥犁爰發大悲迷製斯論可謂鼓法海根彼詞牽碧雞之銳競馳黃馬之駿爭誇莫不葦陸柯摧雲銷霧卷狀鴻爐之焚纖羽猶炎景之鏢輕水負勝之儔於斯可見甄歸慈定已破魔軍即奮慧刀即降愚賊佛日於是重

法琳傳上卷

第三十卷 意

暉法雲由斯廣被但法師所作詩賦啟頌碑誌章表大無教法及破邪論等三十餘卷在世久傳然此論文凡八卷十二篇二百餘紙窮釋老之教源極品藻之名理修述多年仍未流布昔秦孝公聽說帝而麻開談霸而興陽泰和寡深可悲歎但法師所述內外並該恐好事後生致有未喻弟子類以陳子良者近申頂禮從而問津爛然溢目若明月之入懷寂乎應機辟寶珠之燭物既悟四衢之幻便息百城之遊於是啓所未聞聊為註解庶將來同好幸詳其致焉貞觀元年文帝捨大和宮奉為高祖置龍田寺既而山泉勝美極心是寄而法師雅好美之乃徙居焉七年春二月有太子中舍人辛諝設難二條以問紀國寺僧釋慧淨淨時因著折疑論以荅辛諝論在續高僧傳淨時以所著論呈法師法師荅淨書曰近覽所報辛中舍人折疑論詞義包舉比喻超絕璀璨眩離朱之目鏗鏘駁師曠之耳固以妙盡環中詞彈辯圓辟玉衡之膺七政猶溟海之

法琳傳上卷

第三十卷 意

統百以快煥乎魏魏乎言過視聽之外理出思議之表足可以杜諸見之門開得意之路者也至如住無所住兼修之義在焉為無所為濟應之功弘矣將今守雌頑厚獨善覲定乃理異之顯哉豈玄同之可得夫立象以表意得意則象忘若忘其所忘則彼此之情斯泯非忘其所忘則小大之殊有異是知日月既出無用燭火之光時雨既降何煩浸灌之澤故云彼此可忘非無彼此也故吾去也而故去而辯無常新吾來也藉新來以談緣起非新非故熏修之義莫成無繇無刻美惡之功孰著蓋藉以生滅破彼新常之迷寄以因果示其中觀之路新常見息則弱更同歸中觀理融則真如自顯或談業理以明熏習乍開報分以釋自然意出言端旨超文外報分有在鳬鵠不亡其短長業理相回蟬蜂各任其飛化可謂於無名相中假名相說體真會俗豈不然歟詳中舍人天挺之才未若上人盡理之說子期可熱於喪偶顏生有媿其坐

法琳傳上卷

第三十卷 意

志可以息去取之兩端泯巖沛之一致楚既得之齊亦未為失也法師惇物不群智慧無限當今獨步即日棟梁既為衆所知識實亦名稱普聞加以累謁金門頻登上席扇玄風於鶴鑰振法鼓於龍樓七貴挹其波瀾五師推其神俊既齊垂天之翼又縱橫海之鱗支遯之匠王何寧堪並駕鼎祖之方猗阮未足連衡用古儔今君有之矣

琳謝病南山棲心幽谷非出非處蕩意於風雲無見無聞寄情於泉石遇觀名作實遣煩憂乍覽瓊章用柱痼疾徘徊吟諷循環卷舒奉蘊懷袖之中不覺紙勞字故略申片意謹此白書遲遇後生更聞末喻琳不量愚管輅述鄙懷敢欲有訓以麻績線日著齊物論焉其詞曰蒙示辛中舍人二問詞旨宏贍理致幽絕既開義府特耀文鋒舉佛性平等之談引群生各解之說陳彼此之兩難歸玄同之一門非夫契彼環中孰能為茲高論美則美矣疑且疑焉何者尋上皇垂範

法琳傳上卷

第三十八卷 惠

始流先覺之名法王應物爰標佛陀之号智慧者蓋分別之小術般若者乃無知之大宗分別緣起所以強稱先覺無知性寂於是假謂佛陀分別既於外有數無知亦於內無心於外有數分別之見不忘於內無心誘引之功莫匱甚秋毫之方巨岳踰尺鷃之此大鵬此不可同年而語矣莊生云吾忘其是非非忘彼此庸詎然乎所謂小智不及大智小年不及大年唯彭祖之特聞非衆人之所達也况三卅之理不差二諦之門可驗是以聖立因果凡夫有得聖之期道稱自然學者無成道之益從微至著憑緒刻而方斯乘因趣果賴熏修而始見彼既知而故問余亦述而略答詳夫一音普被弱喪古是同歸四智廣覃真如以之自顯也自顯也者唯微唯彰同歸也者孰來孰去蓋知隨業受報二鳥不嫌其短長日濕致生而龜無擇其飛化不在待與不待明即待之非待矣請試論之旨闢澤有言曰孔老法天不敢違天諸天法佛不敢

法琳傳上卷

第三十九卷 惠

違佛至如洪範九疇承天制用上方十善奉佛慈風若將孔老以匹聖尊可謂子貢賢於仲尼跋鼈凌於駿驥欲觀渤海返觀消流何異蔽目而視毛端却行而求前路非所應也且王道周顓宰輔之冠蓋王濛謝尚人倫之羽儀次則鄧超王謐劉琨謝容等並江左英彦七十餘人皆學綜九流才曠千古咸言性靈真聖可以持身濟俗者莫過乎釋氏之教也至如宋文帝與何尚之等亦有此談如其字內並遵斯受吾當坐致太平矣又云十善暢則人天興五戒行則鬼畜省其實濟世之玄範豈造次而可論乎中舍人學富才高文華理峻秦懸一字蜀掛千金法琳徒礪鋸刀何敢當奇麗也

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卷上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雕造

法琳傳上卷

第三十五卷 惠

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卷中

意

京知福道場釋者琳 撰

貞觀十一年春正月

帝欲宣暢祖風遵舊本系爰發

明詔頒告黎元云老君垂範義在於

清虛釋迦貽訓理存於因果論其教

也汲引之迹殊途求其宗也弘益之

風齊致然則大道之興肇於迷古係

出無名之始事高有形之表邁兩儀

而運行包萬物而亭育故能經邦致

治返卦還淳至如佛教之興基於西

域爰自東漢方被中華神變之理多

方報應之緣匪一暨乎近世崇信滋

深人冀當年之福聚醴來生之禍

由是滯俗者聞玄宗而大笑好異

者望真諦而爭歸始波涌於閭里

終風靡於朝廷遂使殊俗之典鬱

為衆妙之先諸夏之教翻居一乘之

後疎邈忘返于茲累代朕夙夜寅畏

緬惟至道思革前弊納諸軌物况朕

之本系出自柱下鼎祚克昌既憑上

德之慶天下大定亦賴無為之功宜

有解張闡茲玄化自今已後齊供行

立至於講論道士女官可在僧尼之前

庶救本系之化暢於九有尊祖宗之

風貽諸萬葉時京邑僧衆咸詣

闕庭上表乃推法師為表日琳年迫

衆榆始達太平之世貌侵蒲柳方值

聖明之君竊聞子見一善必獻其父

臣見一善必獻其主臣子於君父敢不

盡心者焉何者父有諱子身不陷於不

義士有諱友身不離於令名琳等雖

預出家仍在臣子之列有犯無隱敢

不陳之伏見

詔書國家本系出自柱下尊祖之風

形乎前典頒告天下無得而稱令道

士等處僧尼之上奉以周旋豈敢拒

詔尋老君垂範治國治家所佩服章

亦無改易清虛草志与世不群不立

觀宇不領門徒屢柱下以全真隱龍

德而養性智者見之謂之智愚者見

之謂之愚非魯司殺莫之能識今之

道士不遵其法所著冠服並是黃巾

之餘本非老君之襲行三張之織術

卒五千之妙門反同張禹博行章句

從漢魏已來常以鬼道化於得俗妄

託老君之後實是左道之苗若位在

僧尼之上誠恐涇渭同流有損國化

若不陳奏何以表臣子之情謹錄道

經及漢魏諸史佛先道後之事如左
伏願

天慈曲垂聽覽其時表奏

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宣口勅云

語諸僧等明詔既下如也不伏國

有嚴科法師飲氣吞聲願謂諸僧

日帝在九重聖顏難覩縱欲牽衣

折檻亦乃無由未若踵武屈原栖遑

草野結蘭為珮清自自居焉後十三

年秋九月有黃巾秦世英者薄閑離

禁粗解醫方挾伎術以倭時因得志

於儲后陰陳法師之論言訕謗皇宗

毀黷先人罪當誦上帝乃赫然斯怒

少休僧尼勅遣緇徒並依遺教其法

琳既訕謗朕之宗系宜即推繩必也

無辭國有刑憲而法師鼓騰毛羽思

奮雲霓不待追徵自之衙府群寮承

主上之意勘劾法師因禁州庭繫之

縲紲司空毛明素停聆法師清閑每

從漢魏已來常以鬼道化於得俗妄

託老君之後實是左道之苗若位在

僧尼之上誠恐涇渭同流有損國化

若不陳奏何以表臣子之情謹錄道

常想見其人既屬幽居致詩於法師
日治長倦縲紲安歎死灰始驗山
中木方知貴不材法師辱素詩而謝
日貧道識性擣昧輒不自涯任簡斐
然上件

天聽未能自殞苟存餘息而公賜垂
清醕琳寧緘默者哉力拙課虛訓之
云介時夜曉幽憤陳思苦責躬在余
今失作狂與古人同草深難見日松
迥易來風因言得意者誰復免窮通
毛明素曠法師詩而驚異焉請結三
益萬意二難素日莞半相知之晚也
冬十月癸亥因興善寺大衆饒珍饌
於法師致書謝日辱資朝發虔誠跪
受非直光鮮玉液抑亦香葉蘭芬戒
荷仰仁恕之流滋味輟虛羸之弊幸
甚幸甚伏惟大衆勳止與時休泰也
琳寶不才叨選縉侶方圓倚伏无所
自容不能拔萃出群率致危身之敗
不能和光同輝終羅無狀之辜徒復
擁膝長吟慙魂吊影耳是知甫糟歎
醕者則松栢之操弥貞泥泥揚波者
則蓮桂之芳逾潔至於琳也復何人

法琳別傳卷中

法琳別傳卷中

哉素之逢迎未開造調既延中士之
謗遂蹈下愚之迹焉夫衛足曳尾何
期褒歎且達人無健羨之名大道拘
守雖之節泉清井冽能不惻然方將
晦影窮巖鎖聲幽谷散誕白雲之際
優遊青松之下朝窺慧苑暮宿禪林
送此殘年放情物外茲願未允耿介
如何但縲人思撓解彈理寡粗因翰
墨申述鄙懷而尺素易煩寸心難盡
也冬十月丙申申勅遣刑部尚書劉德
威禮部侍郎令狐德芬侍御史韋瓘
司空毛明素等在州勘當因問法師
日落歎灰心事宜恬靜出家捨俗須
弊無為理應屏跡四禪栖神六度懇
儒墨之精拍蓮半滿之菁花何乃放
志九流嬰心五典廣引三教叙治道
之昇沉脩舉十王標崇敬之優劣或
述佛道先後時談釋李師資廣顯十
喻九箴盛辯氣為道本語信毀則瞭
然交報論品藻則歷介衆書道家之
課僧何以知奉佛歸心全擬自取仰
具顯作論振起冒外逗遛僅也無辨
則罪人斯得法師對曰琳聞一切種

法琳別傳卷中

法琳別傳卷中

智号悉達多歷塵劫而應生觀衆賢
而通學或復示居外道或復現作儒
林應同類而誘凡隨異形而化物然
後排無上士号天中天俯跡娑婆教
派沙界或假安禪悟道慧解開襟致
有說法度人神通化物但以衆生緣
悟種種不同所以半教滿教數心一
乘三乘聞道隨宜各解意在茲乎故
佛令十二時中一時學外欲使摧伏
異黨接引俗流緣淺暨深愛語同事
故內典通學論云夫在天成象為
日月而精異剛柔在地成形作山川
而氣殊動靜物既如此人亦如斯所
以首足之儀方履圓戴性情之用陰
慘陽舒貴我有知在靈為長心行匪
一嗜欲不同故以稟薄稟厚愚賢自
隔同念克念狂聖是分歧路交還位
拔毛之末肯絲色代變悲摩頂之不
怪信乃利物多途潤身異術九流既
孤百家競起僞道禮樂以九仙為亂
神道事冲玄以六經為失德刑名貴
酷縱橫尚辯孔辯軍旅剗弱儒冠專
門則銳由章句綴文則過在輕薄俗

法琳別傳卷中

法琳別傳卷中

以內典類之虛無僧以外書辟之糠
 秋存小節則奔方廣習大道則捨毗
 尼慧士微為導福之尊擇人許為守
 智之藏紛然異學難可勝言各適所
 宜寧容不習好同惡異守迷其迷其
 為太息矣在於茲等悟通方一何索
 識豈若半文半賈兼俗兼真歷覽書
 半龍泉聖唯有能仁種智新絕古今
 遂有王舍野人試以牧牛之秘秋園
 梵志驗以數葉之奇盛披貝多因難
 詳也所以童子善財求知識而匪懈
 長者耆域志好學而斯通諒亦無棄
 一塵為積德山之廣不遺片水聚成
 智景之大垣有龍樹傳器焉鳴碩
 德如道一時傳芳千祀若夫道安識
 藍田之鼎法蘭辯昆明之反僧會辯
 氣清高志遠神彩灑落斯並先風之
 領袖後進之景行者也豈雅方朝以
 多能擅響張華以博物著名而已哉
 蓋聞赤瑛招不識之識白鶴起不知
 之謂至有通人過學庶無斯耻竊以
 德該內外群取憚風而偃蹇解窮大
 小球機承景而傾向必若小教未通

弘明別傳卷中

第七張 意

則慧品不足外學有闕則貳篇猶犯
 是以巧鋸文辭本成四辯之德妙閑
 聲韻寔預五明之方然則花嚴貴於
 多聞法華試於親近自當無執頗異
 彼乎不以媒衡爭名矜伐當世欲為
 真道之助正覺之寶耳至如田君下
 坐之伎尚可儕時齊人小篆之術猶
 堪自致而况琢磨文彩祖述道德者
 也既等金石絳竹俱為悅耳之音橘
 柚槩梨皆足適口之味高山之喬初
 地難勝之順世間固亦風流不墜文
 在茲乎庶今僧兼俗典無煩廢於丘
 墳儒知佛宗不慢輕於武定故曰大
 士通學通人博聞豈同孤陋之徒守
 局促之懷者也但琳所著辯正振起有
 由往以武德四年仲冬之月得清虛
 觀道士李仲卿所製十異九迷及劉
 進喜顯正等論輕侮大聖皆冒生靈
 妄引典謨飾非為是琳既慨其無識
 忿彼何辜因乃廣拾九流論成八軸
 敘述三教志明益國標十代者意願
 遵崇據史籍而辯後先約訓誥以明
 師敬十篇斤其十異九歲挫彼九迷

弘明別傳卷中

第八張 意

氣為道本並有典謨信毀讞然非无
 實錄但琳往作道士偽謬子細委知
 釋教孔老所崇歸心何容自取既而
 理符事順則清白顯然振起是幸則
 逗留斯得威等又問法師日仲卿優
 劣之論十有九條進喜顯正之文纔
 唯一軸亦不妄陳美惡廣引帝王何
 乃辯正之詞紛紜若是假引上庠右
 學但攝虛辭妄陳閑士儒生全無實
 錄故欲以今類古意有所非仰具確
 陳無容隱默法師對日琳聞焉有亡
 是顯司馬之詞子墨翰林屬揚雄之
 賦次有玄微鏡機之輩傳成黨於當
 時殉華冲漢之流顯詞宗於曩日典
 謨既尔琳何異哉若不假彼開宗何
 以曲終其致所以創陳三教叙立論
 之由次顯九篇答仲卿之說其中亦
 有古來共惑因論釋通後以武德八
 年仲春之月
 高祖親臨國學將行真禮備陳三教
 商確微言于時二衆通人雲羅御席
 五都才子星布義慈時有潘誕黃巾
 妄陳先後奏

弘明別傳卷中

第九張 意

高祖言悉達太子不能得佛六年求道方得成佛此則道能生佛佛自道成道是佛之父師佛乃道之子弟遂引佛經云求於無上正真之道又云體解大道發無上意等當今之時有勝光寺釋慧業者學業鉤深才鋒映俗

夢觀坐鉅固蔽是求待問開宗鳴山鼓石既瀉懸河之辯兼吐飛龍之詞義網高張玄梯廣布莫不應機泉涌颺響風馳遂使主上迴光群公拜首于時九仙外道東體轅門三洞黃巾望風結舌法琳既錄此議又撰佛道先後釋李師資等篇又以傳弄所上事云後漢中原末全有信習觀夷虜信者一分仲卿論云石勒之日念其胡風與僧澄道人矯足毛羽因此胡法始興於世劉進喜云胡來此土未全有信姚石已後胡風乃盛但琳錄此三人不能默已遂廣陳君王宰輔敬佛度僧用對彼辯顯其虛妄後陳信毀交報以示仲卿章善惡之有徵使其悛改但仲卿等文雖二軸事有多條繼琳八卷之書猶為略報方今主

法琳別傳卷中

第十張 意

上欽明託想玄猷興顯沙門遵崇釋教豈敢以今況古意有所非理數職然誠為確論感等又問法師曰論第一云大唐馭極聖皇每拱尚賢齒而返正貴仁德以還淳道佛二流在政非急久欲陳其未喻不揆所疑獻替可否幸詳其要當今

聖上欽明文思有何未喻可否須陳刺上之情確言其旨法師對曰琳聞儒教濟時人知希仰釋老利物愚者致疑所以說彼上庠陳其未諭寄之碩學暢此玄功故云拘主事親則忠孝為首全身遠害則道德居尊救苦利生則慈悲作本懷忠奉孝可以全家國行道立德可以播身名興慈運悲可以濟群品濟群品則恩均六趣播身名即榮被一門全家國乃功包六合故忠孝為訓俗之教道德為持身之術慈悲蓋育物之行亦猶天有三光各稱其德鼎有三足並著其功三教同遵嘉祥可致也當今主上高居負宸端拱無為文思聰明掌云未喻但以仲卿之輩邪見根深縱休

法琳別傳卷中

第十一張 意

皇猷未能遷善所以寄之賓主暢被典謨仲告善言用提其耳實不言

皇上未喻可否須陳乞檢論文自分汪渭威等又問法師曰論第二云檢諸古史邀聽先儒不聞聖賢之名未記天尊之說又擬妄加穿鑿廣製齋儀靡觀出要之方但肆貪求之術道士之号無由而來河上之言迥無蹤跡者但道言靈寶之妙秘在玄臺老韓天尊之神大羅端拱三元十真之製斯即出要之方六齋七品之儀豈是貪求之術道士之名尚矣河上之說久焉胡乃斥朝庭之宗業非家國之虔敬徒掃五靈未越三章天網縱寬疎而詎偏法師對曰琳聞九首雙瞳之典金天大帝之文自秦赤漢之暮三國二京之誌是稱左史右史記事記辨直筆直言無矯無妄故吳主孫權問尚書令闕澤曰仙有靈寶之法其教如何闕澤對曰夫靈寶者一無民族可依二無成道屢所教出鈞谷非人所知真是幽居遙說非聖人製也吳主善其對焉所言天尊之号出

法琳別傳卷中

第十二張 意

自佛經竊我聖蹤施乎已典何者案五經正史三皇已來並不云別有天尊住於天上但叔周公孔子制禮刪詩所以五典三墳靡觀大羅之稱前王往帝不聞郊祀天尊安有執玉簡披黃褐垂素纓戴金冠別号天尊端拱九華之殿獨稱大道統御七職之官縱有道教辯天尊諸子談靈寶此乃道聽途說詎可依憑委巷之書非開國典又齋儀矯製車跡可尋莫不廣列金銀頒班繒絲並是三張詭述修辭妄言斥破迨邇俗如琳論又道士之号老教先無河上之名儒崇未辨何者姚書云始平漢魏終暨符姚皆号衆僧以為道士至魏太武世有寢識之流始竊道士之名私易祭酒之稱此豈琳之臆斷乃是史籍臧明又案班固漢書文帝傳及諸岳開中記稱康皇甫謐高士傳及訪父老等書皆無河上公結草為菴現神變靈車並虛謬不涉典謨妄構斐然動成卷軸當令主上垂拱問道坐朝九族既親平章百姓定可黜三張之穢術闡五千之

法華別傳卷中

卷十三 處

妙門琳今愕愕而犯顏望顯主上為明后若唯唯而從言慮陷聖帝於昏君伏惟 万乘幸納於葛藟敢陳一中斯言若允埃露吳益高深威等又問法師曰論第三云梁高祖留心釋典折祐捨身隋文帝荷負四生棟梁三寶拓拔倫於正法宇文毀於尊容若即應繼福延慶積惡招殃何乃魏則數葉臨軒周乃累君傳嗣梁嬰侯景之難隋繼二世而亡是知天道無親頑成虛闇禍淫福善胡其英歟因何損替者翻享遐齡崇敬者無終厥壽進退鋒楯情狀皎然去取自非足知虛謬法師對曰琳聞道教浮疎詎明三報儒崇僭倖但叙一生故仲尼答季路曰生與事人汝尚未知死與鬼神今焉能事秦楚後漢書曰遺棄者流出於老子老子以清虛淡泊為主祐善嫉惡為教畜妻子用符書禍福報應在一生之內此並區中之近唱非象外之遠談所以荀悅碩疑史遷深惑至如唐虞上聖乃育朱均瞽叟下愚是生有弊顏回大賢而

法華別傳卷中

卷十三 處

天絕商目極惡而胤昌盜竊繼暴而福終夷齊至仁而餓死張湯酷吏七世垂纓比干正臣一身屠戮諸如此例胡可勝言貪或致疑故常情耳所以我之種覺獨号遍知遐唱四生廣敷三報欲使繁疑霧卷風滯雲披玉牒周陳金言俗顯故經云有業現苦有苦報有業現苦有樂報有業現樂有樂報有業現樂有苦報或餘福未盡惡不即加或宿德尚在善緣便發如灰覆火豈得稱無若闇尋聲當知必有且夫善惡無爽狀麟闕以日虧報應有歸等數亡而星現但察感通之分足明善惡之來然則蕭揚周魏之流可不思而自釋也感等又問法師曰論第四云高祖主皇帝者似若詔出已後方造論端

法華別傳卷中

卷十三 處

謚号未行創云皇帝次依漢史為太上
皇後見帝謚頒行方題大武請尋論卷
第四指的顯然叙德但記八年足知
非謬豈敢詔書出後公然祀毀求虛
責實罪有并歸七擒還邇自分清日
威等又問法師曰論第五云依姚長
蓋曆云佛是周昭王甲寅歲生穆王
申之歲始滅度者因何法顯為傳云
聖殷王時生推於傳正之記言佛是周
平王世出道安作論確執桓王長房
為錄固言莊代是知傳述乖紊無的
可依仰具顯先後不同遐邇所以法
師對日并聞大聖應生本期利物有
感斯現無機不燭故經云一音所暢
各隨類解論聲既介語辭亦然而傳
記所明非無斤理琳今正據取彼多
家先列其真後陳其妄謹依魏國學
謨取法師齊朝上統法師及隋修曆
博士姚長謙等據周穆天子傳周書
異記前漢劉向列仙傳序并古舊二
錄後漢法本內傳及傳毅法王本記吳
尚書令闕澤等衆書准何含等經推
佛是姬周第五主昭王瑕即位二十三

法華別傳卷十

第十七卷 惠

年癸丑之歲七月十五日現自象形降
神自梵率託淨飯王宮摩耶受胎故
後漢法本內傳云明帝問摩騰法師
日佛生日月可知以不騰荅日佛以
癸丑之年七月十五日託陰摩耶即
此年也昭王二十四年甲寅之歲四
月八日於嵐岷園內波羅樹下右脇
而誕生故普曜經云普放大光照三
千界即周書異記云昭王二十四年
甲寅之歲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
汎漲枯井涌泉並皆溢出宮殿人舍
山川大地咸悉震動其夜即有五色
光氣入貫太微遍於西方盡作青紅
色昭王即問太史蘇由日是何祥也
蘇由日有大聖人生於西方故現此
瑞昭王日於天下何如蘇由日即時
無他一千年後聲教被於此土昭王即
遣人鐫石記之埋在南郊天祠前佛
生即此年也昭王四十二年壬申之
歲四月八日夜半踰城出家故瑞應
經云太子十九四月八日夜半天人窺
於窻中又手白言時可去矣因命馬
行即此年也周第六主穆王諱滿二

法華別傳卷十

第十七卷 惠

年癸未二月八日佛年三十成道故
普曜經云菩薩明星出時豁然大悟
即此年也周穆王五十二年壬申之歲
二月十五日佛年七十九方始滅度故
涅槃經云二月十五日臨涅槃時出
種種光大地六種震動聲至有頂光遍
三千即周書異記云穆王即位五十
二年壬申之歲二月十五日平旦暴
風忽起撥損人舍傷折樹木山川大
地皆悉震動午後天陰雲黑西方有
白虹十二道南北通過連夜不滅穆
王問太史包多日是何微也包多對
日西方有大聖人滅度哀相現耳佛
入涅槃即此年也始自昭王二十四
年甲寅之歲誕應已來至今大唐貞
觀十三年已亥之歲正經一千六百一
十八一十八者恐載言法顯為傳云聖
殷王時生者但法顯雖遊外國傳未
可依年月特殊大為河漢又道安乙丑
上統甲寅諸無所據未足為驗又像
正之記罕見依憑安公為論據羅什記
羅什記者承安世高安世高者以漢桓
帝時在洛陽翻譯信執筆者據桓王時

法華別傳卷十

第十八卷 惠

但羅什泰日始來此高漢朝先至二
師相去垂三百年信彼相承依而為
記非是安論造次謬陳並由當時傳
者之過又隋朝翻經學士費長房言
佛在王時生者房以二莊同世周莊
十年即魯莊七年也但據恒星為驗
而三佛生未悟恒星別由他事琳素
文殊師利報經經云佛滅度後二
百五十年文殊至雪山中化五百仙
人訖還歸本土放太光明遍照世界
入於涅槃恒星之瑞即其時也長房
言二月八日生者乃是四月非二月也
然長房所判未究重根何者長房云
周以十一月為正月言四月者今二
月也雖云二月終是四月案春秋一
部年用魯莊之年月取周王之月恒
星本瑞於周世須據周之時日月長
房乃云佛在王十年二月八日生者
大為猛浪若是二月不應論星長房
又云佛以四月八日下託胎者託胎
既用周月現生還是周辰今言二月
是亦非也若周以十一月為正月如
求不吝二月生凡人正月胎即十
月生四月胎即正月生佛同入世

法苑珠林卷中

十九說惠

七月胎故乃四月生王勸齋誌云周
四月者夏之六月上元二時以此却推四
月生者是七月胎今言六月取其即氣
雖經七月終屬六月信知王勸所說不
差又長房言佛以周惠王十九年癸
亥二月明星出時成道者亦有大過
何者案劉向古舊二錄云周惠王時
已漸佛教始一百五十年後老子方說
五千文若以惠王之時始成佛者不
應經教已傳京洛又計惠王即莊王
孫也以癸亥年推其相去唯三十年
不應始得成佛經教已來此土尋如來
化世四十九年迦葉結集在佛滅後法
門東漸正是周時劉向之言誠非謬
矣長房之錄定不可依詳夫聖應无
方理難窺測況乃京西夏遠年代遐
遙復遭六國縱橫秦焚五典為年紀
者不少帝曆者多家而未有差違
增減出沒皆師已意各謂指南琳今
粗述見聞詳諸史錄略陳遐邇揚確
後先者也

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卷中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法苑珠林卷中

第十九說惠

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卷下

惠

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

咸等入同法師日論第六云飾道呈
禍宋之服曳孫恩敗晉之裳者南鄭
反漢之巾把公旗誅家之笏者但大
冠小冠之設爰自漢朝皮巾鹿巾之
來興於往古冠即法於年紀笏乃伴
於指紳既而服象雲羅致有鑒霞道
士衣同羽毅時聞履霧仙人故知其
跡可尋三芝弗遠其風可仰八桂非
遙所以蕭史豈豈駕丹鳳於秦室特
賜奔奔騶白鹿於漢庭而云敗國破
家出何國史既陳虛唱法有嚴科法
師對日琳聞聲調響順形直影端未
見鑽火得冰種豆生麥所以蘇張逢
於鬼谷各處得詐之先顏閔遇於孔
門俱標德行之始故知習二篇之化
徵妙無為行三張之風謀為亂首何
者後漢順帝時沛人張陵客遊蜀土
聞諸古老相傳云昔漢高祖應二十四
氣祭二十四山遂王有天下陵不自
度德遂構此謀殺牛祭祀二十四所

置以土壇戴以草屋構二十四治館治館之興始乎此也二十三所在於蜀地尹喜一所在於咸陽於是詐誘愚民招合兇黨殺租稅米謀為亂階時被地吞豐造不作又陵孫張魯行其祖術於後漢中自稱師君禍亂方起為曹公所殺又中平元年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部師有三十六將皆著黃巾遠與張魯相應衆至十萬焚燒郡城漢帝遣河南尹何進將兵討賊又晉武帝咸寧二年有道士陳端以左道惑衆自号天師徒附數千積有歲月為益州刺史王濬誅滅又晉文帝大和元年益州道士盧悚自稱大道祭酒以邪術惑衆聚合徒黨向日占辰政廣漢門云迎海西公時殿中桓秘等覺知與戰尋被誅斬又梁武帝大同五年道士袁矜妖言惑衆行禁步綱官軍收掩尋被誅滅又隋文帝開皇十年有綿州昌隆縣道士蒲童與左童二人在崩巖館自稱得聖詔惑人民重床至屋却坐其上云十五童女方堪受法令女登牀以幕圍

法琳別傳卷下

第三卷 意

遠遂便奸匿如此經月後事發覺因即逃亡又開皇十八年益州道士韓朗綿州道士黃儒林扇惑蜀王令興惡逆云欲肆大事須藉勝緣遂教蜀王傾倉竭庫造千尺道像設千日大齋畫先帝形及縛頭手咒而廢之河北公趙仲卿檢察得實送身京省被問伏罪在帝被刑近如武德三年綿州昌隆縣人李望先事黃老恒作妖耶去大業季年有道士蒲子真微開道術被送東京至梁漢身死因葬在彼而李望矯云子真近還又於彼縣山側有一石室巖穴幽闇人莫敢窺望乃依憑以作妖詐在明則張喉大語頌納通傳入聞即壹氣小聲詐陳禍福遂令道士等傳說連縣聞州官人初檢並皆信受後刺史李大禮云此事非輕必須申奏要假親驗方定是非遂與合州縣官人并道士等一百餘騎同至穴所再拜祈請望時詐答聞者傾心唯巴西縣令樂世質深達機情知其詐詐入闇密候見望壹聲質時呵之望即款伏以禁州獄方

法琳別傳卷下

第四卷 意

欲科罪未經數日服藥而終是知所習非正墮逆相仍走道亂群斯言信矣竊惟賊飾黃巾與平鉅鹿兇書丹簡發自陽平而云服象雲羅斯言逕挺衣同雨穀不近人情安有駕鶴乘龍身被布褐駐鷲築鳳頂戴皮巾所以白石赤松之流皆非鬼卒王喬羨門之輩並匪治頭又李聃事周之辰服同儒墨公旗謀漢之日始有黃中如其祖習伯陽道士並宜朝拜若也宗旗取則斯弊特可湮除威等又問法師曰論第七云律安感夢而疾瘳文宣降靈而病愈吳王圓寺舍利傳光齊主行刑刀尋斷壞字文毀僧而瘡潰拓拔廢寺而膿流孫皓尿像而陰疹赫連兇頑而震死者詳其所引並是帝王豈有倏尔歸心則銷病盡瘳然廢毀即國喪身亡是知帝代遷訛自開運數脩短皇王興替計亦非由信毀何為妄陳禍福詭述妖祥據此逗遛非無指斥法師對曰易稱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書云善惡之報同乎影響所以文武成康之際治道

法琳別傳卷下

第四卷 意

隆平秦皇二世之時酷毒天下此乃履道非久濫刑嗣短典籍盛談詐開運數况佛稱調御三界特尊信号福

田四生崇重豈有恭虔敬仰福乃無微毀滅剪除禍之無驗前以略陳報應對彼邪人使慶朝聞甘平夕頌其文宣律安之輩吳王齊后之流拓拔半文赫連赫略等善惡之跡記傳具明廣如宣驗冥梓搜神感應等說且善惡之分理數昭然傳之典墓懸諸日月是使見不賢而內自省弱喪知歸

賜賢者而思齊迷途自曉琳祖述一隅而已今渠三反者焉當今

聖上欽明歸心覺路接竹園而興梵宇陵祇樹以起禪龕造無著尊度降魔衆恩厚馬岸道被龍堆凡是人倫孰不霜頹琳豈敢妄陳妖孽指斥國家但為對彼仲卿因興此論感等又問法師曰論第八云出道偽謬良有以焉鹿馬殊形素人一其貌麟麋異質庸俗迷其容欲示後昆考其虛詐者但紫氣浮開尹喜啓二篇之與青牛出境老子述重玄之微所

注琳別傳卷下

第三張

卷

以洪漢景文脩之匪懈我皇繼踵親自依行今乃誇耀浮華難希禹丘驗之謔詐故觸湯羅當今

聖上神謀達四聰於六合皇衷睿鑒明二曜於八紘忽以鹿馬刺昌辰麟虞識詰后斯焉可忍執不可容法師對曰琳聞自馬東旋三藏創茲而起青牛西逝二篇自此而興或闢玄玄以化民或明空空而救物驗之圖牒指掌可知所以發唱顯宗終乎此世釋教翻譯時代炳然文史備彰黎民不惑至如道家玄籍斯則不然唯老子二篇李聃躬聞自餘經教製雜九情何者前漢時王褒造洞玄經後漢時張陵造靈寶經及章醮等道書二十四卷吳時葛孝先造上清經晉時道士王浮造明威化胡經又鮑靜造三皇經後改為三清經齊時道士陳顯明造六十四卷真步虛經梁時陶弘景造大洞經及章醮儀十卷後周武帝滅二教時有華州前道士張賓詔授本州刺史長安前道士魚子順一名道抗選得開府扶風令前道士馬翼

注琳別傳卷下

第三張

卷

雅州別駕李運等四人以天和五年於花州故城內守真寺批攬佛經造道家偽經一千餘卷時萬年縣人索皎裝潢但是數篇為笑道戲盡改除之近如大業末年有五通觀道士輔慧祥三年不言因改涅槃經為長安經當時被約不許出城門家見內著黃衣執送留守改經事發為尚書衛文昇所奏於金光門外被戮耳目同驗又甄鸞笑道論云道家妄注諸子書三百五十卷為道經又檢玄都目錄妄取藝文志書名矯注八百八十四卷為道經據此而言之明虛謬故知代代穿鑿狂簡寔繁人人妄造斐然盈貫琳又案後魏正光元年明帝召清通觀道士姜斌而融覺寺僧曇謨最對論斌時妄引開天經云天師張陵所造帝時勅遣大尉公升陽王蕭綽散騎常侍溫子昇等一百七十人共議云老子正著五千文西隱崑崙沙更無言說臣等所議姜斌罪當惑衆帝曰姜斌既有妖言付獄斬決又案後漢明帝永平十四年道士楷善信

注琳別傳卷下

第三張

卷

等六百九十人聞佛法入洛請求補
試授將道家經書合三十七部七百
四十四卷就中五百九卷是道經餘
二百三十五卷是諸子書又案晉書
洪神仙傳云老教所有度世消災之
法凡九百三十卷符書等七十卷摠
一千卷又案宋太始七年道士陸備
靜答明帝云道家經書并藥方咒符
圖等摠一千二百二十八卷云一千
九十卷已行於世一百三十八卷猶
隱在天宮案今玄都經目錄云依宋
人陸備靜所上目今乃言有六千三
百六十三卷云二十四卷見有其
本四千三百二十三卷並未見本以此
詳檢事跡可知龍妄之由曝之圖史
若援蕭溫等議止有道德二篇如取
漢帝校量便應七百餘卷約葛洪神
仙之說僅有一千准修靜所上目中
過前九十又檢玄都經錄轉復弥多
既其先後不同是知虛妄明矣增加
卷軸係是篇章依傍佛經改頭換尾
或道名山自出時唱仙詞飛來何乃
黃領獨知英賢不親請問當今道士

法琳別傳

第八卷

推勘後出之經為是老子別陳為是
天尊更說縱其說也應有時方為是
何代何邦何年何月如其有據容可
流行若是妄言理須焚前當今明朝
取字承蔽百王聖上臨軒應期千載
方欲廣敷五教杜絕欺妄之書重述
九疇弘揚要道之訓豈敢以麟鳳刻
上庶馬識朝但以無識黃巾混其真
偽管見道士不別是非所以借况秦
人僻之為俗若乳坤之象龍馬豈天
地則可騰驪理固不然如何見責
威等委細推檢以十一月十五日具
狀奏聞

帝因親降問曰朕本系老聃東周隱
德末葉承嗣起自隴西闡大道為道
元隨迎不測談上德為德母親聽莫
知苞四象以運行枯二儀而亭育既
無得而稱矣信日用而不知朕所以
尊乎祖風高出一乘之上敦乎本化
超踰百氏之先何為說判師資妄陳
先後無言即死有說即生 法師對
曰琳聞師經對文侯云堯舜之君唯
恐無言桀紂之君唯恐有言又東方朔

法琳別傳

第九卷

答武帝云臣生母言死亦言琳今屬堯
舜之君何得無言者案琳開括拔遠聞
唐言李氏陛下之李斯即其苗非柱
石隴西之流也謹案老聃之李牧母
所生若援隴西乃皆僕隴何者燉煌
寶錄云桓王三十九年幸開預庭與
宣臣經夜論古今王曰老聃父為何
如人也天水太守彙綬對曰老聃父姓
韓名虔字元早瘡跛下賤胎即無耳一
目不明孤單乞食年七十二無妻遂
與隣人益壽氏宅上老婢字日精敷
野合懷胎而生老子又王儉百家譜云
李姓者始祖皋繇之後為舜理官因
遂改焉乃稱李姓李氏之興起於聃
也以李樹下生乃稱李姓至漢成帝
時有李隱抗烈毀上被誅徙其族於
張掖在路暴死其奴隸等將其印綬
冒涼得仕所謂隴西之李自此興焉
又老子云吾不敢為天下先故述五
千之訓又言不與物競處衆人之所
惡既處物不競又不為先恕已推人
守雌保弱老子西昇經又云軋竺有
古皇先生者是吾師也綿綿常存吾

法琳別傳

第十卷

今遊矣又符子云老氏之師号擇迦文尹喜內傳云老子曰王欲出家吾師号佛覺一切人也今受天帝請食還當為王及群臣等一時受戒竊以拓拔元魏北代神君達闡達系陰山貴種經云以金易鎗石以綃易縷褐如捨寶女與婢交通

陛下即其人也并北代而認龍西陛下即其事也又老生姬季之末釋誕隆周之初卅隔一十餘王年經二百餘祀此即師資驗矣先後顯然勘卷分明在文指的伏惟陛下好生惡殺賴及蟲魚拯溺救焚化害苻華等三皇之世敦而不誅同五帝之時師而不障陛下若奮赫斯之怒則百万不足恠情

陛下若毀秋霜之威則一言容有可錄輕忤御覽營魄飛揚塵蹟威嚴心魂失守帝時大怒堅目又問法師曰朕聞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尊相重親寔由先古何為追逐其短禽最兩端廣引形似之言備陳不遜之喻擢髮數罪比此猶輕盡付書愆方斯未擬配毀朕之祖祢謗黷朕之先

法華別傳卷下

第十二卷

惠

人如此要君理有不恕法師對曰琳聞文王太聖周公太賢追遠慎終昊天靡吝孝悌之至通於神明雖有宗周義不爭長何者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古人黨理而不黨親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不以疎而不賞賞彼有功不以親而不誅誅其有過伏惟

陛下道含弘而光大恩被八埏德音覆而平均網開三面納忠言若弗及懸五聽以軋軋從善諫其如流坐九重而翼翼

陛下今縱雷霆之怒琳甘粉骨灰軀僅垂雨露之恩庶全骸骨自後辯對傳有二百餘條詢訪莫知閔而不錄至二十日又降

勅云汝所著辯正論信毀交報篇言念觀音者臨刀不傷既有斯靈朕今赦汝七日之內余其念哉俟及刑科能無斷不法師既羈縲繼復迫刑期冰炭交懷控告無所至第六日夜盤桓悵快徙倚沉吟步朗月以惘然慨海生之如寄不覺涕泣因言志云草命如懸露輕生類轉蓬所嗟明夜月

法華別傳卷下

第十三卷

惠

難與古人同法師曰揮筆昌言仰天而歎曰昔郭伋拘齊獄燕丹質秦邦尚感夏景零霜烏頭憂自豈可獨於琳也偏無微應者哉言訖俄有神人身長丈餘素服衣冠踰垣屢止而謂法師曰既能亡形殉道再緝類網冥衛寔繁幸無勞慮語訖而失法師因乃恭虔五體默念三尊遂得恩遇

胃懷釋然無懼至七日且勅遣劉德威等問法師曰今赦期已滿當屈臨刑比念觀音有何靈應法師對曰自隋季擾攘四海沸騰疫毒流行干戈竟起興師相伐各擅兵威臣倭君荒不為政化遏絕王路固執一隅我皇興吊伐之心統天立極赦

戮刑於都市斯即觀音拯橫死於帝庭寧殊勢至論切比德上聖道齊琳於七日已來唯念

陛下威等重問法師曰前奉勅旨令師誦念觀音因何不念乃云

唯念

陛下法師對曰琳聞觀音聖鑒垂形六道上天下地皆為師範然我皇文

法華別傳卷下

第十三卷

惠

思聰明光宅海內九夷奉職八表刑
清君聖臣賢不為枉黜今

陛下子育群品如經即是觀音既其
靈應相符所以唯念

陛下但琳所著辯正表與書史符同
一句亦老甘從斧鉞

陛下若順忠順正琳則不損一毛

陛下若刑監無辜琳有伏屍之痛咸
等錄狀奏

帝帝悅因召法師而問曰朕比覽師

文俞聰老教發言佛理感歎良哉而

釋劣道優朕今未曉佛大道小非不

昧斯宜悉心較言優劣片聞嘉

唱發朕煩懷法師面奏曰伏承

聖旨宏博名義弘深戴天不測其高

方斯未擬履地莫知其厚區此非僞

伏惟

陛下巨細不疑示迴天曉等齊桓禮

鄙人之術同燕昭師郭隗之才敢不

聲言陳其辭或琳間妙覺常身本無

色像為衆生故跡有形儀感等缺鐘

隨撞擊之大小應同明鏡逐塵物以

妍媸然由道符二篇理踰百代典著

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

卷四

在且可略言焉故後漢太傅張衡謂
南岳道士稽善信曰夫西域教者法

王說也齊於六道普潤含靈齊可弃
妄歸真勵心過學若不奉敬可謂虛

度百年無功而逝卿若憐而不敬亦
可專心黃老黃老者雖無法王之量亦

是前世聖人撰集雖同諸子言行甚異

託性無為道德之府也昔孝景皇帝

常修行不倦道學從此興焉處百家

之長得擬佛經為次至於茅成子列

子莊子惠子等並皆悉學自然逍遙

塵外亦是黃老之次焉可慕焉又吳

尚書令闕澤對吳主孫權曰臣審知

佛是無上法王衆聖所歸教加一切

哀含萬類深同巨海不簡細流明並

日月不嫌星燭會觸即化過物斯乘

天上人中自在尊貴縱使天有普覆

之功地有普載之力皆是諸佛淳立

使之然也臣又竊尋魯孔丘者英才挺

秀聖德不群世号素王製作經典訓

獎周末教如季葉師儒之風澤潤

今古亦有逸民如許成子廣成子

原陽子消子惠子莊子等百家子

法琳別傳

卷五

書皆修仙自翫放暢山谷縱太其
心學歸淡泊事乘人倫長幼之節亦

非安世化人之風是以古人將為陷
滯蓋此之謂歟至漢景帝時考諸百

家以黃子老子義體宏深內外明達
故改子為經始立道學

勅訓朝野令誦誦焉若將孔老二家

比方佛法遠則遠矣所以然者孔

老設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

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

非比對明矣吳主善之因謂闕澤曰

卿博學精通覽無不悉宜加太子太

傅領侍中尚書令如故又梁武帝會

三教詩曰小年學周孔弱冠窮六經

中復觀道書有名與無名晚年開釋

卷猶曰朕衆星又紫朱光祿大夫顏

之推云佛家三世之事信而有徵萬

行歸空千門入善豈徒九經百氏之

博哉明非堯舜周孔老莊所及也又

子論曰堯舜周孔老氏之化比之於

佛猶自度之與麒麟又後周王褒庭

誥曰道家之義則賾支體黜聰明弃

義絕仁離形去智此域中之教也釋

法琳別傳

卷六

氏之教見苦斷集證滅修道明因辯
果華九成聖斯為教之極也又今秘
書監虞世南帝王略論亦言老子之
義谷神不死玄牝長存久視長生乘
龍駕鶴此區中之教也夫釋氏之法
空有不滯人我無忘超出生死歸於
寂滅此象外之談也且夫優劣之跡
訓誥如然而大小之來在乎
陛下何者詔未出前佛大道小詔出
已後道大佛小大小優劣此之謂歟
伏惟

陛下至德通神布雲雨於緇侶道隣
極聖垂日月於玄門親降德音問於
庸菲但琳欽承願問敢述舊章塵顯
威嚴弥綏戰越帝覽法師對異而釋
放焉時憲司執奏曰法不可廢國有
常刑諸指斥乘輦者罪當大辟

帝曰法琳雖毀朕宗祖非無典據特可
赦其極犯徒在蓋部為僧法師見放
意不自得因作悼屈原篇用申厥志
其詞曰何天道之幽昧兮乖張列宿
使忠正之屈原兮而見放逐讒佞從
旨兮位顯名彰直言不諱兮遂焉逢

法琳別傳卷下

第十七張

殃和璞捐於山澤兮燕石為珎西施
廢而不幸兮蔓母見親撫心思念屈
原兮博達廣識君王不察其貞正兮斥
逐去國納讒諂之誼或兮自昏厥德
燕蘇奔於荒野兮紫露見殖鷄鳴
嘯於君林兮鷄鳴見殖鷄鳴
從橫兮麟鷹伏匿鳳鳥尚知懷德兮
見覆巢而高翔麒麟猶折有道兮
不仁而騰驥忠諫之不入兮箕子伴
狂杜伯之諄直兮遭尤逢殃此千正
而剖心兮伍子胥貞而投眼痛清白
之屈原兮沉汨羅而不返時京邑僧
侶有孤言於法師曰不能靜思澄神
求出要道而狼獾破邪辯正兮擾天
庭致使主上頭燃釋教翻覆彼若所
陳必當寧容從汝制南若於佛法有
功何乃陵遲若是法師聞之謂三五
友人曰琳聞主憂臣辱主辱臣立亦
謂僧是禿丁佛為胡鬼斯言可忍孰
不可容于時大德如雲名僧若雨縱
引四舍八藏措筆無由徒解九部三
乘置言何地琳遂不量疎薄撻紐頰
綱因乃据撫典墳搜揚子集曉其未

法琳別傳卷下

第十八張

喻挫彼邪言遂使倖得無辭李劉賊
器信知寸有兩尺有長用珠彈
鵠未若泥梗
勅縱遷琳益部寧成伐罪於琳佛法
今且晏然此豈謂為翻覆昔屈原被
讒放逐原豈不為忠士以獻璧加刑誰
言是瑕此亦時君用典不用也屈原
雖經放逐離騷盛行下民縱復加刑
連城尚寶但清水圓米行處豈無所
恨世人莫知我也言訖泣數行下因
為詩曰僕秉屈原操不採獵父偏問
言蓮轉者荅為直如絃時掩泣吞聲
哽咽而言曰琳也不遇今被南遷幸
希諸德寄目傳書時訪生死時道俗
送餞填咽郊畿敬若明神步輦徐遊
法師辭設友人又為詩曰非意延非
罪離友復離親山川万里隔方勞七
尺身遊魂長去楚分念獨留秦自匪
相知者誰憐死別人夏六月丁卯行
至百牢關苦提寺因苦痢疾遂致不
救臨終而歎曰大丈夫泡幻之軀信
為無用觀斯惡露深可歎哉本期殉
道以立身不獲從志泣麟傷鳳能無

法琳別傳卷下

第十九張

悲心言訖而卒即貞觀十四年秋七月二十三日也春秋六十有九道俗推勸如喪所親因葬於東山之巔高樹白塔行侶來往莫不傷嗟人物周旋知便下激但法師甄業優賤蹟素必該世号詞林時稱學海或復風前月下之詠春蘭秋菊之篇體物緣情並多麗落前秘書監虞世南者名超振古道邁當今乃集法師之文為之叙引云尔

若夫神妙無方非籌策能則至理疑邈豈繩律可知是乃常道無言有雅斯絕安可憑諸天縱窺其香冥者乎至如五門六度之源半字一乘之教九流百氏之目三洞七檢之文曷可以經緯闡其圖詎可以心力到其境者英猷茂實代有其人焉法師少學三論名聞朝野長諒衆典聲振殊俗威儀肅穆介節淹通留連清輪發摘微隱比地方春藏用顯仁之量如愚若訥外聞內明之功固能智同測海道亞弥天豈止操類山濤神伴更亮而已尔其文情乃典而不野麗而有

法琳別傳卷下

第三十條

則循八音之並奏等五色以相宣道行則納正見於三空拯群生於八苦既學博而心下亦守卑而調高寔釋種之果揀善人之羽儀者矣加以賑乏扶危先人後己重風光之拂照林瞻愛山水之負帶烟霞願力是融晦迹肥遯以隋開皇之末隱於青溪山之鬼谷洞焉迺攝巖崖則弊衲日月空飛戶牖則吐納風雲其間採五芝而偃仰遊八禪而寢息餌松朮於溪澗披薜荔於山阿皆合掌歸依摩頂問道經行恬靜十有餘年然而豐碑危岑長松巨壑野老之所栖盤古賢之所遊踐莫不身至目覩攀穴指歸仍撰青溪山記一卷見行於世故此闕書太史令傳亦學業庸淺識慮非長乃穿鑿短篇憑憑陵正覺將欲震茲布鼓竊比雷門中屑之人頗成阻礙法師既彼後昆又撰破邪論一卷雖知虞衡同奏表異者九成驚驥並馳見奇者千里終須朱紫各色清濁分派訶以凡劍聖之聲責以俗技真之答引文證理非道則儒曲致深情指

法琳別傳卷下

第三十條

的周密莫不辯亂旗靡瓦解冰銷入室有操矛之圖前角無容頭之地於是傳寫不窮流布長世若披雲而見日同迷蹤而得道乎法師著述之性速而且理凡厥勸戒多所遺失今散採所得詩碑誌讚頌箴誠記傳啓論及三教系譜釋老宗源等合成三十卷法師與僕情敦淡水義等金蘭雖服制異宜而風期是萬轉以騰經聯彼珪璋編為次第具如別目並悉文道旨婉桂馥蘭葩盛傳縑素流乎視聽矣釋芥琮贊曰易稱大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老子述無名天地始有名万物母序道序德談孝談忠斯亦方內之至言域中之大訓也詎聞視聽之外四德常身形器之先一如凝湛肇欲施安品物託像迦維利見閻浮龍飛道樹於是淨五眼朗三明具六通圓万德耀神光於此界放毫相於他方動大地以警迷徒震雷音而駭群品始垂雲於鹿野蔭被小根終灑潤於鶴林霞蓋大業其間則三邪服道捐火具於揮河十異歸心冰清流於福地自尔微

法琳別傳卷下

第三十條

言既絕佛日宿輝大義將乘和風竟扇則有提婆童壽繼彼賴網龍樹馬鳴維其絕紐逮乎金人感夢秦蔡西遊王馬東旋騰蘭降趾則有九仙左道熾聚於京畿五岳邪徒鵠張於常關竟誇蛟異各恃螢光欲方駕大鵬比暉龍燭騰上靡施於三略已薦苞茅蘭公未逞於六韜嚮風街壁故得空懸五雲之蓋庭霄七寶之花韜映日官揚輝綺殿于時捐巾褐者其數若林遵解脫者如風偃草此則釋門大敵佛日方興牧野倒戈詎堪為此自後名僧間出羗彥挺生代有其人詳諸史牒則有道融牟最提智劍以橫行始上顯公擁法蠶而直進控姜城於魏闕撲陸靜於齊朝資神武於一時流榮聞於千載聖我巨唐之有天下也踵三皇而越五帝母堯舜而子成康先宅八挺君臨萬國闡玉鼓法蠶之訓揚佛日金鏡之光蕩蕩魏魏斯之謂矣時有傳劉作鯁妄捕邪言唱和既同牙為屑齒而法師幼懷高量志除群兇所以搜括典纂約文申

法華初傳卷下

第五卷 惠

理並懸諸日月縑素皎然卷氣旋於四生舒慧照於三界遂使朱藍各色邪正區分威靈嘉聲傳乎口實余既側聞餘論思記德音先之史才徒知勵朽至若詩誦啓頌之作章表碑誄之科重席劇談花文豔藻者則詳諸別簡非此所云若股肱佛聖之篇牆壁法王之記對揚天命光顯大猷者則載彼見聞存乎實錄庶使前芳弗墜後進思齊補僧史之致遺記盛德之請問者云

唐讚法沙門法琳別傳卷下

丁未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法華初傳卷下

第五卷

惠

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第

說

西京西明寺沙門

因照

撰

謹按舊錄云夫目錄之興也蓋所以別真偽明是非記人代之古今標卷部之多少撫拾遺漏刪夷駢贅欲使正教合理金言有緒提綱舉要歷然可觀也但以法門幽邃化網恢弘前後錄傳年移代謝屢經散滅卷軸參差復有異人時增偽妄致令混雜難究蹤由是以先德儒賢製斯條錄今其存者殆六七家然猶未極根源尚多疎闕昇以庸淺文事披尋衆練異同指陳臧否咸茲部衷庶免乖違幸諸哲人俯共詳覽今觀先賢所撰冠絕群英伏從庚午以來增七十祀三載繼踵于今四朝聖上欽明翻譯相次一百餘部經律持明累降鴻私許令修述圓照筆才智短淺思不延文極奉皇恩俛仰恭命今所譯者約以類分隨三藏文相次附入自惟以索繼組以礫次金疑則闕之以俟來哲也